

广西26位“兵妈妈”千里云冈行

本报记者 赵永宏

云冈石窟第20窟露天大佛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静默矗立，高约13.7米的释迦牟尼坐佛，面相方圆丰满，两肩宽厚，嘴角含笑却略带威严。10月19日，这里迎来了一群特别的研学团队，她们是来自广西凭祥的“兵妈妈”拥军团26名成员，站在大佛前的这些“兵妈妈”，大多年过花甲，有的当过民兵，有的参与过支前保障，有的父兄曾驻守边疆。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兵妈妈”。这是凭祥市“兵妈妈”拥军团成立12年来，第一次将集体研学的脚步从南疆国门迈开，跨越千里，落在北方这座以石窟和双拥著称的城市。

带队的是拥军团团长凌小雪。面对巍峨的石窟群和栩栩如生的造像，她说自己“内心十分震撼”，并表示团队将“继续坚守拥军初心，传承红色精神，持续传递温暖与爱心”。这番朴实而生动的话语令在场的团员和游客深受感动，感动于她们对拥军情怀的坚守，感动于她们对石窟千年文化的致敬。那么，这些“兵妈妈”为何需要这样一次远行？让我们把镜头从云冈石窟的岩壁前拉远，拉回到凭祥友谊关那些泥泞的训练场、边关哨所的灶台旁、烈士陵园擦拭墓碑的晨光里，来解读一个民间拥军群体用12年时间写下的生活“底稿”，以进一步探知她们对北方一座世界文化遗产之地的向往。

12年拥军情，一群“编外亲人”的底稿

凭祥“兵妈妈”拥军团的故事始于2014年9月。那年，从凭祥市林业局退休的凌小雪拉着10位姐妹，在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妇联的指导

下，成立了这支巾帼志愿服务队。最初只有10个人，大多是“50后”，对军人有一种近乎本能的牵挂；有人当过民兵、参与过支前保障，有人是军嫂，从小听着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长大。她们给自己定下的角色很朴素——做边防官兵的“编外亲人”。

12年间，这支队伍从10人扩展到300余人，成员来自退休干部、教师、医生、商人、理发师等各行各业。数字记录下的“小事”近乎琐碎，却沉甸甸的：累计自筹拥军经费180余万元；为官兵缝补衣物8000余件，提供理发、义诊服务2000余人次；春节包壮乡年粽，中秋打月饼，节日慰问几乎没有断过。2019年，得知金鸡山训练场雨天泥泞不堪，拥军团联合凭祥市电商协会发动客商捐资16万元，硬化跑道、绿化场地。她们还自筹资金购置树苗和肥料，与边防连队、哨所共建了16个“兵妈妈拥军果园”，栽下果树2000余株。更柔软的一笔写在官兵的婚恋难题上：她们当起“暖心红娘”，成功为18名官兵牵线组建家庭。

这些事让“兵妈妈”三个字在凭祥边防线上有了具体的温度。连队干部说过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兵妈妈’来部队一次，胜过上几节思想政治课”。拥军团也先后获得广西三八红旗集体、自治区“爱国拥军模范单位”等称号，成为南疆双拥工作的一张名片。但名片的背面是一种持续的消耗：拥军是一项靠情感和自觉维系的事业，年复一年做“小事”，精神给养从哪里来，视野如何不被边关的群山框住，是这支民间队伍迟早要面对的问题。云冈之行，正是在这个节点上发生的。

石窟前的凝望：当“妈妈的目光”遇见千年匠心

云冈石窟提供的，首先是一种尺度上的冲击。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造像59000余尊，始建于北魏和平年间，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评价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的第一个巅峰”。当日，“兵妈妈”依次走访核心洞窟，在讲解中了解开凿历史与艺术源流。她们得知，这些石刻融合了印度、中西亚的艺术元素，也带有希腊、罗马的建筑造型和装饰纹样，是多种文明在武州山麓碰撞、沉淀后的产物。第20窟露天大佛身上那种“既有浓烈的犍陀罗艺术气息，亦是多民族文化艺术融合”的气质，恰好构成一种无声的隐喻：一种文化的力量，往往不在于简单的观光，而在于包容与开放。

对“兵妈妈”而言，云冈之行并不止于审美。她们中许多人在边关见过另一种“遗存”：法卡山、金鸡山、友谊关，那些地方留下的不是佛像，是一代代人用生命守住的哨位、工事和墓碑。云冈石窟让她们触碰到的是同一种精神在不同时空里的展开——千年之前，工匠在岩壁上凿刻的是信仰与技艺；千里之外，她们在边关缝补的是衣物，照看的是活生生的人。讲解员讲述的“匠心”与她们践行的“恒心”，在云冈石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凌小雪说“震撼”，震撼的不只是石像的体量，还有“坚持”，“云冈石窟之行让我们收获了至真的生命体验”。

当“兵妈妈”驻足凝视石壁上的纹饰与造像残痕，她们完成了一次角色的短暂换位——从照顾者变成学习者，从边关的日常经验进入一个更大的文明叙事。正如凭祥“兵妈妈”拥军团副团

长、爱心企业家阮祝好所言：“今后我们会继续以爱心践行担当，积极参与拥军志愿服务，为国防双拥事业尽一份微薄之力。”在凌小雪看来，这是对拥军初心的加固，是对文明故事的诠释，是云冈力量给予她们的启迪。

歌声落处，初心重新出发

研学行程尾声，全体成员齐聚一处，唱响团队歌曲《兵妈妈脚步》。“望着弯弯的小路，听见兵妈妈脚步，一路风尘带着爱意，装满营房小屋……”这首写满“兵妈妈”爱心足迹的歌曲，在云冈石窟景区回荡，有团队成员表示，这首歌携带的意象是双重的：一边是南疆边关的哨所与营区，一边是北方石窟的岩壁与佛影。同一群人，同一份牵挂，在两座双拥模范城巧妙地连接。

凌小雪在石窟前说“一如既往地做好拥军志愿服务”，这句话让云冈石窟文旅讲解事业部讲解员郭荣印象深刻，她表示，“兵妈妈”多年坚守拥军事业，令人敬佩，希望通过文化讲解，让拥军志愿者们在文脉浸润中凝聚更强的爱国力量。

云冈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广西凭祥“兵妈妈”云冈石窟研学之行，是一种经过历史感和跨地域对话校准过的文化确信：边关缝补的每一针、哨所送去的每一个粽子、训练场上硬化的每一寸跑道，都在比12年更长、比千里更远的传统里，有自己特殊的位置。双拥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种文明在具体的人身上延续的方式。26位“兵妈妈”跨越千里走进云冈，带走的是这份来自千年匠心的注目，留下的是一首在石窟前唱响的歌——一首融合了文化与坚守的边关之歌。

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一行赴云冈石窟开展交流



工作座谈会现场

本报讯（记者 赵永宏）近日，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杨秀清、秘书长宋真一行赴云冈石窟，与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举行工作座谈。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理事长赵昆雨、秘书长曹保平、副理事长温晓龙等参加会议。

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是民政部注册成立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迄今已走过30余年发展历程。该基金会以募集社会资金、支持敦煌石窟保护研究为宗旨，先后资助敦煌石窟本体保护、敦煌学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等公益项目，是国内石窟保护领域较为成熟的社会公益平台之一。

座谈会上，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理事长赵昆雨代表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对杨秀清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双方工作人员围绕石窟保护公益事业的专业化发展展开交流讨论。

在资金规范管理层面，双方就公益基金会的财务管理、捐赠资金使用监管、信息公开披露、内部风险防控等核心议题进行了细致交流。敦煌基金

会从制度建设、流程优化、监督机制等多个角度，分享了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在资金管理方面的成熟做法与经验体会。双方一致认为，公益基金会的资金管理是公信力建设的基石，必须始终坚持公开透明、规范运作的原则，确保每一笔善款都用在刀刃上。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秘书长曹保平表示，敦煌基金会分享的经验对刚刚起步的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云冈石窟将在后续工作中结合实际，逐步建立健全符合自身特点的资金管理制度体系。

双方一致认为，敦煌石窟与云冈石窟同属中国石窟寺艺术的瑰宝，都是世界文化遗产，肩负着共同的保护使命。双方之间开展交流互鉴，对于提升石窟保护公益事业的专业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座谈最后，双方表示将以此次交流为契机，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在项目策划、人才培养、资金管理等方面持续加强合作，共同探索社会力量参与石窟寺保护的新路径，携手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保护贡献力量。

《遇见云冈》

云冈石窟，照片装不下的震撼

本报记者 赵小霞



云冈石窟全景

游客脱口而出“比想象中震撼”，想象靠的是图，现场靠的是“水位”。云冈的“水位”是北魏平城作为丝路东端的那池混血文明：印度笈多立体感、希腊廊柱涡卷、波斯联珠、汉地线描、鲜卑面孔，在同一道崖壁上彼此让路又彼此成全。照片可以告诉你“有什么”，只有站在现场，才知道“为什么这样放”。

就像第5窟把“大”换成了另一种语言。17米的主佛端坐莲台，中指2米有余，袈裟从肩头泄下来，刀法却是矛盾的：犍陀罗式的厚重袈裟用平直刀起稿，转折处却收成顾恺之“春蚕吐丝”般的线刻笔意。你仰头看，指尖几乎垂到膝前，四壁千佛借看天窗漏下的光一层层亮起来，像星斗嵌进石头。这时候才懂，所谓“震撼”不是尺寸本身，是尺寸背后那套文明语法——凉州匠人带来的衣纹、中原画师给出的线条、波斯忍冬藤蔓爬进背光，统统被凿进同一身佛。

而第6窟不靠大，靠密。中心塔柱直抵窟顶，四面连着东西南壁，33幅佛传浮雕从降生、逾城、成道一路排下去，像一部石头连环画。近看才知工匠不是在做“雕”，是在石上绣：莲花瓣翻卷的方向、胁侍衣带末梢的颤动、太子马蹄下特意压低的云气，每一刀都有交代。照片能截一幅，截不下这一整圈目光必须跟着走的叙事节奏——人得绕着塔柱走，故事才在眼前续上。

到第12窟，声音终于下来了。前室北壁上层14身天官伎乐，加上供养天乐伎，手里的排箫、曲项琵琶、箜篌、箏、腰鼓，齐鼓排成一支北魏宫廷乐队。午后明窗斜射，光打在飞天扬起的臂肘上，壁面像要动起来。你闭眼，石头里反而是静的；可睁眼再看，那一壁

乐器分明在等一个起拍。这里被称为“音乐窟”，不是因为响，是因为把公元5世纪的听觉，用视觉钉在了砂岩上。第20窟的大佛，那整体的视觉感，13.7米的释迦坐像敞在天地里，前壁早塌了，反而让他和山、和光、和风成了同一件东西。你站在十步之外，第一反应不是“拍照”，是本能地放轻呼吸——照片里再清晰的轮廓，也装不进这一刻的压迫：砂岩的粗粗、背光火焰纹在斜阳里浮起来、衣褶像被风按住不动。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说得准：数字复制能还原刀痕，却搬不走山体、光线和空气，那层“凛凛然若对神明”的场域，只在现场发生。

云冈的“水位”暗示了一种托举感，就像水深才能浮起大船，文明积淀够深，才能“撑”起现场那种压倒性的尺度感和神圣氛围。照片之所以替代不了，是因为它只能拍到“船”（佛像），拍不到下面的“水”（文明积淀与现场场域）。你站在崖壁前，感受到的是整池水在托着你，这就是“水位在撑场”。

遇见云冈，遇见的不是几尊大佛，是被石头托住的一整段五世纪——它不解释自己，只让你在尺度里变小，在刀痕里变慢，然后明白：有些东西，屏幕永远代替不了你的到场。



关注大同日报融媒视频号看更多精彩视频

曾是佛前一朵莲

——探访山西博物院的两尊云冈石窟造像

许玮



位于山西博物院的两尊云冈石窟造像

2026年夏，因为“吴哥——古代高棉的千年瑰宝”特展，山西博物院观者如潮、一票难求。人们被“高棉的微笑”吸引，从各地蜂拥而至，沉醉于神秘的异域风情，连镇馆之宝“晋侯鸟尊”“商代驹尊”等，似乎都有几分被冷落。

我对吴哥文物同样抱有热情，对鸟尊也一见倾心，但第三次踏进省博，是专程来探访两尊云冈石窟的造像。

出发前，我已在网上预约成功，所以到了省博，只需耐心等待。一开馆，我便扫码进入，而一拨拨暑假研学的孩子们已先我进来，清脆的笑声回荡在一楼大厅，是受文明感召而难以抑制的欣喜。我跳过了吴哥文物展，径直上到三层，欣赏“佛风遗韵”主题展——那两尊云冈石窟的造像就在其间。

2016年和2018年，美籍华裔王纯杰夫妇，竟拍购得两尊流失海外的云冈造像，并先后将它们捐赠给了山西博物院，引发社会关注。这两尊造像，一尊是胁侍菩萨头像，出自云冈石窟今之第

19窟；一尊是供养人头像，出自云冈石窟今之第7窟。两尊造像均于民国年间被盗，辗转流出国门，为不同藏家和博物馆所有。王纯杰夫妇购得并慷慨捐赠，谱写了爱国人士促成文物“回家”的又一感人故事。

和我一样，喜欢中国古代佛教题材雕像的观者，也都跳过了吴哥文物，先来“佛风遗韵”展厅品赏，尽管我已在网上见过那两尊云冈造像，但心头还是涌上一种“久别重逢”的激动。

菩萨圆脸长耳、双眉高挑，眼睛微闭、嘴角含笑；头戴素面冠，头发在额前中分，再拢于脑后，一条固定宝冠的缙带在脑后打结。菩萨左脸残缺，没有左耳，左边头发处残损，不知是后来的藏家还是博物馆，用有别于砂岩的其他材质，为它加装了脖颈（可能是为了安放），像为没有耳朵的那半张脸裹了一层绷带，看上去极不协调。

云冈石窟的胁侍菩萨数不胜数，客观地说，眼前这尊算不上精品，也没什

么独特之处，但盗凿者还是将其头部从石壁上凿下，只能说人的欲望在那一刻吞噬了良知。我不愿多想当年偷盗者挥动手中的斧凿，把它从石壁上一点一点敲下的情景，只看着它经过了善良和贪婪的博弈而留存的微笑，借以回溯时光的沧桑和悠远。

简介牌上标注着它是一尊“石雕菩萨头像”，并配有“北魏（386—534）”和“2016年王纯杰先生捐赠”的字样，不但让观者知晓了菩萨的雕刻年代，也感知了海外赤子呵护祖国文物的博大情怀。文字旁印有二维码，感兴趣的观者，扫码即可获知菩萨头像的基本信息，以及它曾经所在洞窟的情况，可谓用心，值得点赞。

与菩萨独有的女性的柔美不同，那尊供养人头像体现的则是男性的风度。它脸型饱满、鼻梁高挺，嘴唇唇薄，笑容沉静、表情含蓄；头戴鲜卑垂裙帽，是辨识云冈造像的显著特征，但头部左侧有风化残损；后颈处，也加有了有别于砂岩的其他材质，想必同样是出于安放考虑吧。

和胁侍菩萨一样，云冈石窟的供养人也是数不胜数——或男或女，或站或跪，或汉族装扮，或鲜卑衣饰。这一尊同样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但偷盗者还是将其凿下，不但在石壁上留下了永久的残缺，也让云冈艺术漂泊海外。简介牌上标注着它是一尊“石雕供养人头像”，且有雕刻年代和捐赠者的名字，而观者亦可扫码获知它的基本信息，以及曾经所在洞窟的状况。

供养人头像背后，云冈第20窟露天大佛的照片被用作展陈背景，旁边还配有云冈石窟的介绍，一下子将观者带入了深邃的佛国意境。有了这样的意境，供养人仿佛与历史对话，虽然它没能回归云冈故土，但王纯杰夫妇带它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山西，又安放于省博，从而能被无数观者品赏，令人感动。

这两尊云冈造像都比较小，不会一下子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和展厅里那些雕刻精美、佩戴华丽的整身或半身造像比起来，显得太过素淡，连头上戴着冠和帽都没有什么纹饰，但因为我对云冈怀有深情，所以凝眸良久。

1500多年前的北魏，虔诚的工匠用精湛的技艺雕刻出了这些造像——胁